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儿童文学·  
纪实文学·  
文学评论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ERTONG WENXUE ·  
JISHI WENXUE ·  
WENXUE PINGLUN  
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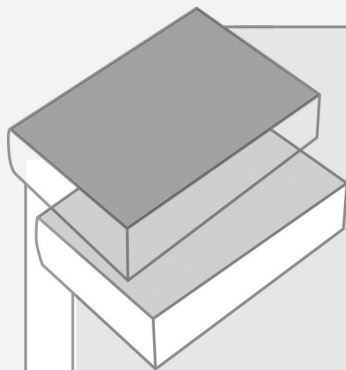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儿童文学·纪实文学·文学评论卷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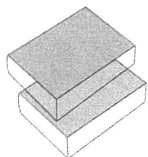
# 儿童文学· 纪实文学· 评论文学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 ERTONG WENXUE  
JISHI WENXUE  
PINGLUN WENXUE JU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儿童文学·纪实文学·文学评论卷 / 江西省作家协会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762-0468-1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当代  
IV. ①I21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19828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62-0468-1
定 价	82.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20-11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 编委会名单

### 顾 问

马玉玲 叶 青

### 编委会主任

李小军

###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晓莉 石兰芳 李芬芬 李洪华

陈怀琦 范晓波 林 莉 袁 萍

彭学军 曾清生 樊健军

### 组织单位

江西省作家协会

### 本卷主编

彭学军 李洪华

##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变迁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到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潮又一潮的文学浪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去。江西省作家协会为此相继编选了“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九十年代江西文学作品选”“江西作家精品丛书”等,旨在梳理、总结江西各时期文学成果。

转眼间,新世纪走完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衍变。回望这二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也存在着相应的难度和考验。

具体到江西文学,其不可避免地在一个大的文学语境中,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网络的兴盛而产生惊人的变化。作家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乡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脉动,更加用心地辨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呈现的世道人心。

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澄澈。广大作家依然保持了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依然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势谄媚。他们理智地思考、敏锐地发现,他们的创作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不是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不是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而是在保持文学的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

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等方面,形成大的共识。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江西文学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省的文学,除了是对时代的观察、记录、反映外,也必然和该地域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们生存耕种的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我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是丘陵和盆地。这就使得江西文化包含着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种成分,呈现出兼收并蓄、交汇融合的特征。晋唐以后道教、禅宗的进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丰富了江西的文化色彩。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带有鲜明的“南方”特征:从容、散淡、轻逸。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市场行为和消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但是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文本上的优雅质感,他们以轻逸的话语姿势,通过一种“以轻击重”的方式表现社会变迁带来的人的内心的焦灼和冲突,以清新、质朴的文字来覆盖生活的复杂和不易。这样一种文学特征,给读者留下了“追求的不是力量,而是和谐”的印象。这种文学面貌,传承了江西文化传统中那种“中和”精神和灵性智慧的优长。我们与其说,这是江西作家一种不自觉的表达方式,毋宁说是一种寄寓了作家主观意识的叙述哲学。

生活不断,生命不息,文学探索与表达的步伐永不会停止。时代和人民始终要求作家用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目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欢欣和伤痛;要求作家不断思考:文学如何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如何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和回应。所以,努力去发现并艺术化地激活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文学作品,依然是江西作家的重要职责。

**儿童文学****小说辑**

- 温燕霞 秋山 / 003  
彭学军 纸窑 / 019  
金朵儿 天井 / 044  
赫东军 我不是坏孩子 / 053  
喻虹 猜猜我是谁 / 068  
刘柳 一片纯真 / 074  
周博文 想念的距离 / 082  
代克仁 我们听过獾唱歌 / 090  
贾琼 定海神针 / 098  
杨颖 完美计划 / 103

**童话辑**

- 郑允钦 好蛇索索米 / 107  
丁之琳 岛屿来信 / 114  
钟林姣 狸的面馆 / 120  
姜蔚 100岁的大笨钟 / 129  
赖亮 小白船的旅行 / 139

**纪实文学**

- 卜谷 抗冰千里 / 145  
匡建二 赣南的脊梁 / 159  
柳易江 高山仰止 / 172

- 詹文格 中医,一个跨越世纪的争论 / 184  
徐春林 平语札记——修水移民故事 / 210  
凌 翼 让候鸟飞吧 / 229  
罗张琴 春风又绿江岸 / 256  
彭文斌 辙印 / 268  
胡 平 瓷上中国 / 274

## 文学评论

- 张渝生 论史铁生散文的终极追问与世俗情怀 / 297  
颜 敏 精神危机:革命文学的征兆 / 306  
周明鹃 论沈从文的怀旧写作 / 318  
木 朵 系船应有去年痕——江西诗学六十年回眸 / 336  
倪爱珍 从《夜如年》到《红翻天》看温燕霞的长篇小说创作 / 364  
江腊生 熊正良的焦虑写作 / 372  
龚奎林 人文关怀与青春群像——江西青年诗人论 / 382  
胡颖峰 既活力迸发又平静节制——江西新锐散文作家群创作述评 / 399  
周平远 毛泽东延安文论话语体系论 / 405  
李伯勇 长篇小说写作与精神谱系 / 419  
赖大仁 重铸新时代中国文论主体精神 / 430  
李洪华 “五四”大学叙事中的留学书写 / 443  
詹艾斌 唯物史观与当代文学批评 / 458  
傅修延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 473

---

儿  
童  
文  
学

……

童  
话  
辑

小  
说  
辑



# 秋 山

◎温燕霞

立秋后的日子像是出了锅的红薯，慢慢儿地在风里冷下来了。几阵秋雨过后，朝暮的空气更凉凉地沁透人衣；待到农历九十月间，院里的梨树虽在小阳春里开出寥落的花，柿子树上的小灯笼也一同在阔大的叶子间燃烧、招摇，田里的甘蔗还郁郁地绿，但那收割过的水田、村头的草垛和周遭的山色却在丰盛里带出凄美来，恍如一个猝遭雨淋的盛妆美女，楚楚中看得出已经迟暮了。

正是这种季节里的一个清晨，丸子站在村头的榕树下，回首翘望自家的泥巴屋。

丸子看见奶奶的白发在成串的红辣椒里飘浮，佝偻的背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像一个用旧了的火夹顶，浓艳的秋阳照在上面，蒸发出浓烈的樟脑味，而奶奶的脸，这时必定挂着清冷的泪。丸子甚至可以想象，奶奶的瘪嘴是怎样不自觉地将那些咸湿的泪吞进去的，还有，奶奶干姜般的手是如何揉抹那双昏花了的老眼的。

摸着书包上的补丁和里头凉凉的米糕，丸子的嘴张了张。他咧嘴想哭，但他最终还是把嘴闭成了紧紧的一道缝，然后，眨眨眼皮，用眼脸上的热气烘干了睫毛上晾晒的水衣，就头也不回地岔上了那条通向墟镇的红

泥小路。静寂中,听着自己叭哒叭哒的清脆的脚步声,他幼小的心里翻腾起一股哗啦啦作响的浪花。

这浪花溅湿了他的脑海,过后的水渍渐渐地勾勒出一张日趋模糊但近来又分外明晰的脸。窄额宽颊,鼻子有些鹰钩,一双眼睛倒鲜鲜亮亮挺秀气,濡湿的双唇显得温厚,抽纸烟时总喜欢嘶气。为这蛇吐信子一般的响动,爹那个窄额头没少挨妈的搊子,好在妈的手柔细,搊上去时并不怎么疼,爹有时还笑眯眯地捉了妈乌褐修长的手指,大巴掌一合,搓着,妈便扑哧地笑,偶尔也小狗一样地呜呜出兴奋,平日黄爽的脸盘就沁出几缕淡淡的桃红来。

丸子有一次还从门缝里偷看到爹搂着妈亲嘴的样,当时他并不觉得难堪,只是想妈的脸皮如何承受胡楂的尖刺和爹满口的烟臭。不过见妈并不为这些难受,他日后对这场景的回忆,竟莫名地多了些不自在,于今想起,又尤其不是滋味。

妈是早离开这个家了,她嫁到离村子七八十里外的一个煤矿,那男人是挖煤的,去年妈和他还来看过丸子。

在墟上那家馆子里,妈让丸子喊他大伯,丸子不但没喊,还冲着他的鞋上吐了一口唾沫。黑汉子用眼瞪了妈一下,妈便蹲下身用手帕去揩,再抬脸看丸子时,妈的目光就不再那么多情了。

“丸子,不是我不要你,是你那个死鬼爹不放你走,你莫怨我。”

妈当着黑脸汉子的面塞给他二十元钱,说她在矿上摆了个小摊。看来那个矿不小,还有街呢。丸子好热闹,欢喜有街的地方,他想,妈要是再让他去矿上,他不会再拒绝了。

可妈偏像忘了这回事,直到走,也再没提起那件事。丸子就知道妈并不真的想要他,因为在妈和黑汉子走时,他清楚地看见妈的衣服前摆呈现出一个美好的弧形,黑色的裤子兜着丰隆的下腹,那模样就似一只傲气的鸡婆。

丸子目送着妈和黑汉子的背影，眼白里不由得长出一层绿苔，莹莹的挺瘁人。

我一辈子不见她了，一辈子！

丸子的黑拳头几乎要攥出水来了，从墟上跑回家，见到苍老的奶奶，丸子才觉得手指节有些肿痛，嗓子也被心头火烧得沙哑，原先一直干燥的双目，却像南风天的石灰墙，平白地多出了一些水分。

“奶奶，山上的黄蝉花开了好多，风一吹，全都跟要飞一样的。”

他原是想哭的，但见奶奶用那样忧伤的眼神看他，丸子竟能用笑脸撒谎了。奶奶听了他的话，没说什么，只将菜碗里的新鲜菜梗全拨给了他，尔后一个人低着头，艰难地嚼着炒得发黑的剩饭，瘪嘴豁牙挤出滋滋声，使破旧的小屋更显得压抑。丸子终于忍不住了，把碗一放，委屈地哭起来。奶奶依旧不慌不忙地吃着饭，等丸子哭够了，她才抹着干裂的嘴唇，说了句话：

“眼泪里出得了珍珠吗？顶天立地大丈夫，怎么就晓得哭！”

奶奶说完就到院子里提出那只泔水桶去喂猪，丸子自觉地将碗筷洗了。洗了碗，他便看着屋角上结网的蜘蛛发呆。

那只蜘蛛小小的，有着可人的红颜色。它结的网不大，但圆得像十五的月亮，昏暗中，还发出莹亮的光。

是只喜蛛呐。奶奶每次见了那繁复的图案，总这么喷道。

丸子听得烦，以后再看那只蜘蛛，便觉得它是在嘲笑自家的厄运。喜蛛！家里还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事儿？除非鸡生蛋也算喜事！他下意识地从小灶门前抽了根树枝，小心地将尖端对准红蜘蛛娇嫩的身体，猛劲扎下去。不知是什么惊动了它，红蜘蛛飞快地逃跑了，被刺破的网也倔强地晃荡出千丝万缕的轻蔑。丸子气得用树枝在屋角上扫荡了一阵子，见蛛网都缠绕在枝条上了，这才解恨。只是奶奶喂猪进来后，见蛛网破了，竟不问青红皂白赏了丸子一个“毛栗子”。

“讨嫌！去问五叔你爹的信到了没有。”

奶奶的脾气真的变坏了,她的搊子落在脑壳上结结实实地咚响。换了以前,丸子会在地上打滚,不过自从家里出了那些事以后,他已经习惯了奶奶的粗暴。

可不,奶奶已经六十好几了,身体很不好,天一冷就咳嗽,还拉风箱一般地喘,要是受了风寒,奶奶的膝盖、手指关节会肿得透亮,弯也弯不得。爹妈在时,她有时还能躺在靠背椅上歇歇;日头若好,爹还会将竹椅搬到背风向阳的地方,让暖洋洋的日光将奶奶的身子晒出一些说不清楚的香气。可惜这种好日子随着爹搓麻将的刺耳响声,像梦一般被惊醒了。

要是不赌,就不会输,也就不会当小偷了。也许爹真的后悔了,要不他现在为什么要逃跑呢?

丸子想起爹写的那封信,脑海里掠过许多的想法。爹坐牢后隔三岔五地会给丸子写封信,才上小学三年级的丸子看不太懂爹的潦草字迹,刘老师就全读给他听了。

在刚收到的一封信里爹这样说:冬天快到了,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坏,他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堵得慌,很想回村看看她老人家和丸子。爹在信里还要丸子多干些田里的活,书也不要废了。爹没说对不起对得起一类的话,不过丸子可以想象到爹写这封信时内疚的模样。

爹除了爱赌,人还真不坏,对丸子很好的。丸子平日老念着爹,特别是妈改嫁以后,他的心有一半飞到远处那个烧瓷的城里去了。听刘老师讲,爹在那儿学做碗。丸子知道这个消息后,每次吃饭端起碗,心里就有一种从前没有过的亲切感。哪只碗是爹做的呢?

他时不时拿这个话来问奶奶,但奶奶总是不耐烦。

“败家子,问他?问他个鬼!”奶奶的口气显得好恨,但每次又都是她催着丸子去五叔那儿要信。丸子有时气她,故意拿了信后藏上两天,奶奶的目光就变得空洞起来,日日望着北边出神。

等不到信,奶奶就去山背斫柴,而且总带丸子去。到了高处,奶奶手搭

凉棚眺望，口里自言自语着，脸上的皱纹越发深黑。

丸子立在奶奶身边，似能感到奶奶的心在渐渐地往下沉，于是学会了临摹。他摹下的字体极像爹写的。虽然他有时拿给奶奶看的信并没有信封，但奶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仍端正地坐在椅子上，用严肃的神情命令丸子念。丸子便念，多是些“我很好，你们不要想我”“妈和丸子要注意身体，不要伤心”一类的话，偶尔也汇报一天做了多少只绘了花鸟的碗，奶奶脸上的皱纹就在丸子的朗读声中松展开来，而丸子的作文才能也这样慢慢地得到了锻炼，并在班上显露出来。

“丸子，以后给爹写信就不用我代笔了，你自家写的信你爹看了更称心。”有一天，刘老师拍着丸子的肩，这样说。丸子只好自己翻着字典给爹写信。他的信总写得很长，详详细细地写他和奶奶怎样过日子。

说也怪，自从丸子学会写信后，爹的回信渐渐多了起来，也写得长、写得细，而且字迹也很端正，一笔一画的。丸子差不多都能认，也就不用请刘老师念了。

记得丸子第一次念下爹写的长信，奶奶撩起围裙抹了眼角，又起身在丸子的额上亲了亲。随后她佝偻着背进了灶间，三下五除二地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糖水煮蛋来。

丸子抬脸朝奶奶甜甜一笑，尔后低着头，鼻尖都快浸到糖水里了才张嘴猛吸。那两只蛋，还没品到滋味，就被吸进了丸子的肚里。直到这时，丸子才想起奶奶还没尝呢。他羞愧地望望奶奶，红云袭上了脸，脸更黑了。奶奶欣慰地看着丸子，一点也没察觉到孙子的尴尬。丸子趁机收了颊红，捧着肚子溜出了房间。

蛋好香好甜呐，要是餐餐有吃就好了！那几只鸡婆干吗不多下些蛋呢？真是小气鬼，吃了我挖的那么多蚯蚓，可恨呀可恨！

走过几家农舍，看见带崽的鸡婆在收割后的旱田里散步，丸子心内不由一动。喏，那边的水塘里，荷叶虽有些残败了，但用它来包泥烘鸡，还是

挺好的。再往前走走,如果有鸡在捡谷子吃而附近又没有人,那倒可以试着去捉一只的。

丸子高兴地吹起了口哨。他的口哨响亮清脆,惊起了几只在田里觅食的小鸟。小鸟的翅膀在初升的朝阳下扑闪出噗噗的响声,其中一只还鸣唱了几遍,仿佛要和丸子对歌。

丸子抓起土块朝重又落下的小鸟扔去,土块打在地上散开了,两颗扎着辫子的脑袋忽然从田坎下冒出来。

“食屎咯! 嗷,是不认得的,嘻嘻。”两个割猪草的妹子笑着矮下身去。丸子吓一跳,心想自己刚才还好没有去捉鸡,要不只怕要挨打了。他的脚步快起来,过了一会儿,来到塘边。塘边没人,除了荷叶在风中瑟瑟外,还有几只鸭在游。

丸子四顾之后,折了几张荷叶塞进书包,又学小鸭叫,将几只小鸭诱到塘边,然后敏捷地伸手扞住一只鸭的嘴甲,另一只手迅速卡住鸭脖子,尔后提了鸭,没命地蹿入边上的草丛。在里头伏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这才鬼鬼祟祟地拐上一条进山的小路。

小路难得有人走,地上的草茸茸地厚,两旁的灌木枝条互相牵扯。好在越往山里走,路反见宽了,路边的树木也稀疏下去,代之的是连绵的芒花。风一来,眼前尽是翻滚的红浪,又像是抖动的绸布,温婉里透出诡谲。丸子望着满山摇曳的令旗一般的花束,有些悚然。不会有老虎吧? 听讲老虎最喜欢藏在芒花里了。

这么想着,丸子打起抖来,腿有点软,坡爬得不是很顺利。到了坡顶,他干脆坐下来,一个劲地喘气。等气息慢慢自如了,他便把手伸进口袋,将那张已经揉皱了的纸掏出来。这纸是他在乡政府的门前揭下的,上面印了爹和另外一人的照片。

前两天,小学堂刘老师也私下里拿了张“通缉令”给他,还谆谆地教导他这些日子若是看见爹归了屋一定要跟老师讲,讲给村治安员听也行。丸